

小說名畫大觀

念叁





滑稽小說

二十種





紙牌

英 蜚 瓶 庵

唉。我因為好奇的緣故。所以一日之內。經歷著種種可怪可怕可恨的境界。回想起來。倒也好笑。不妨述與諸君一聽。我今日早晨起來。因為無事。走到蘇格蘭場匪徒博物院中去逛逛。這匪徒博物院。是專門收藏各種匪徒所用的器具。還有一本一本的。記載著各種匪徒犯罪的事實。唉。我想這種地方。進來看。原足以增長見識。但是一般壞人進來。見一樣學一樣。不倒變成指導他們的一個傳習所了麼。當時有一警吏。領我進去。警吏手中握著紙牌一副。與我看。向我說。這紙牌。是以前犯罪的匪徒福蘭司法麥的東西。法麥在彼黨內。自稱為英雄。確是彼黨中有名的脚色。你曉得否。我答不曉得。我此時接牌在手。逐張細看。與尋常所用之牌無異。但每張背面。俱畫一朵薔薇花。餘外並無特別記號。然自警吏說來。則其中似有一極重要極有趣之歷史。警吏說法麥靠這副紙牌。曾經贏到數千元。我說法麥賭博的手段。想來一定高強。警吏說法麥賭博的手段。固然高強。但是法麥賭博。並不專靠著手段。他另有一種靈妙的作用。他美國人。曾服務軍界。而在警界之資格亦深。至

紙牌

滑一

於賭博一道。更為大名鼎鼎。無人不知。在彼黨中。可坐第一把交椅。我說這副紙牌。諒來是他常用的器具。警吏說是紙牌背面的薔薇花。亦係他自畫。你看何等工緻。何等精美。然其中的巧妙。你看出否。我因警吏說。重復細看。果然花朵的地位。逐張不同。但是相差甚微。非目力精細者。決不能察出。警吏說。他帶這紙牌。行遊各處。至於勃里頓城一帶。來往尤熟。我說。巧極巧極。我今日下午兩點三十分鐘。恰須到勃里頓。因我家住在彼。警吏說。勃里頓城一帶。他的聲名最大。他常於往來彼處之火車內。同人賭博。騙人的錢。所以勃里頓城。無人不知。法麥。我說。現在他在什麼地方。警吏說。唉。死了。他曾犯一謀殺案。即出在勃里頓火車內。他因屢次賭博。騙人的錢。所犯弊病。被人察破。同賭者要捉住他。他拿手鎗轟擊。沒有打中。終被捉住。後來法庭判決。他犯謀殺罪。應處死刑。他就在獄中自盡。我說。不料小小一副紙牌。竟有這樣的歷史。警吏說。不但此。自從法麥死後。這副紙牌。更添一重奇異。據說法麥靈魂。附在紙牌的上面。紙牌在什麼地方。法麥靈魂亦到什麼地方。倏來倏去。息息相通。豈非世上的一件大怪事。我說。這種荒唐說話。我素來不信。警吏說。事極確鑿。你不信。只好由你。我辭警吏出。及門。適一人自外入。狀甚脫略。似與警吏熟識。並未向我招呼。我走到亨脫街餐館。命侍者進餐。我且食且想。頃聞博物院所見。或為拐騙之物件。或為盜劫之物件。或為謀殺之物件。形形色色。無奇不有。最可駭異的。莫如

法麥的紙牌。照警吏說。乃有一種之魔術。附在其上。我終不敢信。以為實。餐畢。我往乘兩點三十分鐘火車。至勃里頓。進車時。適有兩人與我同入。坐既定。車將行。第三人又至。其時車箱之內。止有我等四客。前兩人坐位。在我前面。第三人坐位。恰與我對向。其人軀幹甚偉。髮髯。髭鬚。上連頰際。大類軍界人物。車行後。我因午餐過飽。手握報紙。不覺倚窗睡去。朦朧間。聞有人語。我曰。我與你以前會過。你認識我否。我驚視。則係坐我前者之一。曾記與彼同宴於某處。彼極會談笑。我與同席時。甚相接洽。我起謝曰。不料這番重復相遇。心裏非常的快樂。彼曰。驚擾你清夢。我甚抱歉。現在車子走得極慢。我亦疲倦得狠。要想睡了。正問答時。我將手插入衣袋。擬取紙烟餉客。忽然觸著一物。取視之。目瞪口呆。心搖搖不自主。嘻。怪事。怪事。諸君曉得我衣袋內。是件什麼東西。原來是一副紙牌。原來花紋歷歷。是一副法麥的紙牌。唉。我現在莫非做夢麼。我衣袋內何以有紙牌。我臨出博物院時。我明明交還警吏。我明明見警吏取回。鎖入玻璃厨內。豈照警吏所說。紙牌果有魔術。能時來時去麼。然而為什麼要跟著我。我駭極疑極。之後。轉不覺失聲大笑。前坐之人。見我笑亦笑。問我。你的紙牌。是什麼地方得來的。我說。我雖然帶著紙牌。至紙牌之來歷。連我也不曉得。其人說。大約是你偷來的。我說。不要取笑。時與我對坐之人。亦復大笑。態度極冷靜。默不一言。但將雙目向我逼視。前坐之人。又說。你紙牌的來處。我

們可無須研究。現在坐在火車內，很覺氣悶。何不借此一賭，暫為消遣。回顧旁坐的說：哀美脫其君以為何如？重復對我說：我名鮑雀，而你願意與我們賭否？我答：我名蘭根，其人說：蘭根君甚好甚好，請將你的紙牌與我，隨將我紙牌接去。我方自想：紙牌非我所有，乃係匪徒博物院中之物，應否為彼等述其原由？未及啟齒，其人又說：曰：蘭根君，豈怕我偷你的紙牌麼？我們現在賭什麼彩？賭一磅好麼？我說：一磅麼？我則平時遣興，不過幾辨士，多至一先零。哀美脫其亦攪言曰：一磅似乎太多。鮑雀而說：半磅何如？哀美脫其說：半磅亦好。但我從前賭辨士時，竟輸到半磅。賭半磅時，竟輸到五十磅。我半年的進款，就此縮小。所以我現在不願多賭。我呢？（蘭根）自己想想，並非賭中老手，必不能占勝著。若賭半磅，未免過多。即說曰：我輩不過借此以醒瞌睡，不如仍賭幾辨士的好。話尚未畢，鮑雀而已取紙牌，向我二人分散矣。此事竟非常之奇異。我入座後，博至八九次，無次不贏。未有一遭失敗者。鮑雀而說：可惜你不肯與我賭一磅。我說：我前此每賭必輸。今日是偶然倖。彼兩人說：真麼？我們今日看你的確是賭錢的老手。哀美脫其說：我今日輸出的錢，不曉得何時可以取償。幸而起初不賭一磅。我現在尚輸三十磅。不然，真不得了。鮑雀而說：我亦將及此數。我心中詫異。今日之勝，乃出於意料之外。鮑雀而向我連說：奇怪，奇怪，你的紙牌定然有符術在上。我遂以半莊半諧的形狀，漫然答應他曰：或者有之。這紙

牌。以前曾經有過奇異的歷史。彼兩人說。我們今日若接續賭下去。必且有第二的奇異歷史出現。

其時火車仍行。我接續賭。接續勝。二人向我注視不已。心中之驚異。諒與我同。即將紙牌拋散桌上。時箱隅之一人。忽然起立。行至予前。向彼二人略通姓名曰。你們的金錢。已被彼一人劫去。你們的手段。遠不及彼。何尚迷而不悟。不曉得彼為賭中巨擘耶。哀美脫其曰。你如何知道。對坐客曰。我久慣旅行。各種賭博之事。我所常見。至於你們今日之賭。則未嘗遇及。你們如須再賭。我可決定你們的失敗。必要到勃里頓城。然後完結。

此時各人均寂然無語。哀美脫其鮑雀而二人。向我瞬視不已。面上露一種懊喪嫉恨之態。我則神志昏瞶。口噤不能語。即對坐者之詈我。我亦不甚了了。良久始大聲曰。你們以我為欺騙麼。對坐客曰。確確。我從旁觀察。已得著實在證據。我大怒詈之曰。無賴賊。無賴賊。你敢損人名譽。你敢誣蔑我。方擬舉足蹴之。彼乃安坐不動。我亦遂木然癡立。客向二客曰。今日之事。極有趣味。我當時看見這副紙牌。心上觸動。似乎曾經見過。現在可以決定的確見過的了。這紙牌。是以前著名賭客法麥的物件。即轉面向我曰。你認識法麥否。我曰。曾經聽見說過。客曰。我料你必然認識。但是法麥的紙牌。早已被蘇格蘭場警吏拿去。擺在匪徒博物院內。做陳列品。我曰。就是此





牌。客驚呼曰。就是此牌耶。彼是一劇賊。彼是一著名拐騙家。手中取紙牌細視。這紙牌是彼賭時所用最靈變之器具。試看背面所畫薔薇花。部位逐張不同。我曰。我亦曉得。我請述明我得這紙牌的緣由。我方纔從衣袋內取出時。你們不見我非常驚慌麼。哀美脫其曰。當時你之形式。似乎驚慌。我曰。我不獨形式驚慌。我其時心裏的驚慌更甚。鮑雀而君總曉得我不屑做欺騙之事。昔日公眾宴會。同在一起。即可證我平素的行為。無待我自己剖辨。鮑雀而曰。公宴時我與你坐位甚接近。但是此種公宴。止須購有座券。不拘何等樣人。均可入座。我聞彼言。甚不謂然。詰之曰。謬謬。此項公宴。豈有隨人可入之理。至我得紙牌的緣由。因我今晨到蘇格蘭場匪徒博物院參觀。即從警吏手中見此紙牌。對坐客攬言曰。是你從警吏處搶來的麼。我說否。我決不要搶。客曰。然則是警吏送與你的麼。我說否。警吏亦並未送與我。客曰。不搶不送不賣。你如何會有的。詫異詫異。我說。我正自行研究。我亦莫明其故。客曰。聽我說。我料你定是法麥的門徒。你做此等行為。簡直同法麥一樣的無恥。我說。你種種無禮的說話。我不同你計較。但我想。我情願將方纔贏的金磅全數還與他們。客曰。甚好。如此則你可免於日後之為難。我曰。君等必請稍坐。我要表明我是正當人。決不屑同法麥一樣的。客曰。你的說話。我不能信。你且拿紙牌與我。我隨將紙牌

授之。客曰：你所携是否五張。回向哀美脫其曰：你携幾何。哀美脫其點視一過。曰：四十三張。客曰：然則共止四十八張。全牌的數目五十二。還有四張。蘭根：你藏在什麼地方。我說沒有。客曰：看來仍舊在你的袋裏。我說：勿要戲弄我。客曰：我豈戲弄你。你何勿於上衣左袋中搜索搜索。或者在內。亦未可知。我以其無禮糾擾。欲詈之。尚未出口。我手適觸左袋。覺其中隱隱然似仍有紙片。我即取出。客向我手中奪去。持示二客曰：某某某某（四紙牌名）四張。今已尋到。二客同呼曰：定是蘭根藏起。定是蘭根作弊。我力辨。鮑雀而曰：此等無用之談。可不必講。現在第一著。先將所贏的金磅點還我們為是。我曰：錢已屬我。鮑雀而且笑且語曰：不必爭論。還與不還。聽你可也。

其時我出囊中之金。一一點畢。置桌上。而火車適停於立特海而站。鮑雀而取金起立曰：蘭根再見。哀美脫其亦相繼立。我謂之曰：你當可以不走。哀美脫其曰：我等都要從此地下車。我曰：你們不能去。你們誣贗我。非將我事實心迹表明後。不能離此。我言畢。即牽鮑雀而之臂。鮑雀而怒曰：你不放我們走。我們就去喊警察。替你計算。不如讓我們走的好。我聞彼說及警察。雖理直氣壯。可以不懼。而恐多生枝節。只得任其下車。

逾時。火車仍開。我亦仍坐原處。心中忐忑。千思萬慮。彼等竟以我為盜賊拐騙。可憐。

我而姑宥之。可恥孰甚。正自納悶。一抬頭。見對坐之客尚在。目眈眈注視。露一種輕侮我之態度。問我曰。你現在心中覺著如何。我聞其語。含譏刺。陡發一念。欲扼彼頸項。置之於死。詈之曰。奸徒。奸徒。彼轉向我笑。經彼之一笑。再笑。而我之忿怒。亦一發再發。如火熾直噴。我曰。你所做的荒謬。你曉得否。你將潔白無罪的人。任意污蔑。敗壞其名譽。彼曰。你意中究要如何。我曰。我麼。我恨不立刻置你於死。以洩我恨。彼曰。你恨我。至於如此。你究竟認識我否。我當時聞其言之奇特。注意一看。始知並非前此之客。另是一人。急起謝過曰。我誤認。請恕罪。其人曰。你也不錯。這副紙牌。是我拿得。放在你的衣袋內的。我觸起前事。驚呼曰。無賴賊。向前猛撲。而其人於不知不覺中。逃往他座。仍視我笑曰。你到現在還沒有認識我麼。我什麼人。我就是管領紙牌的人。我就是福蘭司法麥。我說法麥已死。彼以冷淡之形答曰。誠然死矣。我自車箱中起立。非常詫異。自念彼殆瘋人耶。細察其形狀。彼上下衣裳均黑。似美洲人之習慣。兩頰灰白色。雙眸灼灼。異常明瞭。立於一隅。向我冷笑。似乎又非瘋人。我乃呆立。默然不能作一語。彼曰。簡直同你說。我還不是法麥。我實在是法麥的靈魂。取紙牌示我曰。這副紙牌的確是我的原物。我活的時候。靠這副紙牌做吃飯地。我實愛這紙牌。與我的兒女。沒有兩樣。我曰。你所說的話確實麼。曰。確。我曰。既然如此。則停歇到了第二車站。我定要到警署報告。不能聽害人的賭匪。安然逃逸在外。彼曰。你

不要弄錯。我是法麥的靈魂。法麥早已自盡。由驗尸吏驗過。同別的匪徒一起葬在撲脫蘭叢塚。你要看我的證據否。遂自將領巾脫下。袒其半身。令我視。我曰。你不要再來哄我。彼仍冷笑曰。你很聰明的。你總能够記得我在蘇格蘭場同你遇著過的。我曰。奇怪。難道真真同你遇著過的麼。彼曰。你在博物院的時候。我也在那兒。其時警吏指點你。同你講。我在旁聽著。你領悟得很快的。我非凡歡喜。想你必然能做我的繼續人。故所以你辭別警吏。我就拿了紙牌。隨你出外。一直沿河岸走。你到餐館吃飯。我坐在你旁邊等你。吃完後。我就挽你的手臂同行。你不看見我者。因為我那時還沒有形迹。我說奇怪。難道你真真挽著我的手臂同行的麼。彼曰。自然。在這時候。我就暗暗裏拿紙牌塞入你的衣袋。我為何如此。因我留心已久。只有你能接續我的事業。我搖頭不信。彼不顧接言曰。從火車於前站開行之後。我就現形。我就幫助你賭。贏到六十餘磅。我曰。你為什麼要幫我。彼曰。無非要你接續我的事業。我曰。唉。豈有此理。你要我做法麥第二麼。彼曰。蘭根。我指望的長久了。我怒曰。奸徒。那鬼你再多說。我就要又你到車箱外面去。彼毫不怕懼。立向我前。曰。你要又我出去。你何妨試試看。我正擬動手。忽然心中昏瞶。不能自主。倒坐椅上。彼即傍我坐。兩目注視我。手執紙牌指導我。曰。我教你用這紙牌的秘訣。我死後到今。所希望的就是今日之下。能够遇見你。可以傳授我的本領。我雖當日是自己刺死。不能算為豪傑。但

我想來一人各有一死。至於如何死法。似乎不足重輕。你勿要恐慌。亦勿要遲疑了。我聞彼述至此。我心中驚甚。彼又接續言曰。你曉得我們現今所坐的地位否。我們所坐的火車。就是以前我鎗擊約翰啞司簿的地方。我驚起曰。就是這部車麼。彼曰。是約翰前坐那裏。(指車箱之一隅。在予坐之背面)我則坐在他的對面。當時火車內還有四人。我等一同賭博。我贏得不少。約翰就起疑心。後來我的弊病被他看破。他將牌搶起。我重復搶回。約翰怒極。定要捉住我。我看他們人多。敵他不過。我就一手拿紙牌擲去。一手向衣袋裏取手鎗。第一次未打中。至第二次。鎗子從他眼眶內一直穿入腦際。約翰是死了。我亦被他們捉住了。我的朋友呀。我的性質。不比你和平。一時性起。犯了這種重罪。我事後追悔。亦已無及。言至此。略停微笑。指我所立車箱之一隅。謂即約翰所斃之地。彼一一指點與我看。描摹與我聽。我心驚膽戰。暗暗思量。最好能於火車暫停時。得一機會。乘間逃去。彼旋又持一紙牌示我曰。這個是我發第二鎗打中約翰的時候。約翰眼眶內的血。直射出來。濺到這張紙牌上。到如今隱隱約約。還有點看得出呢。我問你第一鎗沒有打中。究竟打在什麼地方。彼見我問。隨以兩指向皮袋中取出一物。乃赫然一鎗彈。持以授我。曰。我與你居然遇著。有緣的很。這顆彈。就是我第一次打約翰未中之彈。送與你。作為我們相遇後。留存的紀念品。我堅不肯受。曰。我無需此。

此時車行已緩。將及附近車站。我自念此時不走。更待何時。以一手持車門。擬乘勢躍下。彼問曰。做什麼。我說。我要避你。彼曰。彼此同在一起好。我說。決不同你做伴。彼曰。你如一定要去。我必整日跟牢著你。到死方歇。此時火車已停。彼即立當於車門之前。阻住我。使不得下車。我正要推開他。聞後面車門呀然的一聲。客人陸續進來。我驚呼曰。謝上帝。謝上帝。幫助我的人來了。回頭一看。我又大失所望。原來進來的並非別人。就是以前同車賭博的鮑雀。而哀美脫其二人。進車後。問我曰。你現在意中要不要將此事報知警察。如要去的。我們可以同去。我說。此次之事。均係他一人所做。與我無涉。你們可以問他。他自己承認。就是法麥。二人曰。他是法麥麼。客曰。我不是法麥。我實是法麥的靈魂。這當中的界限。不可以不分別清楚。我曰。你即不是法麥。亦必是一瘋子。彼不答。我此時心中七上八下。迷迷惑惑。不知如何是好。立在一旁。頻頻將小巾自拭額上之汗。忽聞車箱中笑聲大作。驚醒回視。則見哀美脫其鮑雀。而正在狂笑。即彼自稱為法麥之靈魂者。亦相和而笑。我莫明所以。心想。今朝真悔氣。進了迷魂國了。碰著鬼了。滿面懊恨。嗒然若失。哀美脫其先言曰。你不要這樣。你再是這樣。我們要笑死的了。我說。你們做的事體。我真不懂。笑的緣故。我亦不懂。鮑雀而拍我肩曰。你尚疑惑麼。這是我們戲弄你的。我說。你們真是戲弄我麼。彼曰。是我說。你們為什麼要戲弄我。

彼曰。我們兩人同你一起在博物院內。你同警吏所談的話。我們都聽見的。指第三人（即自稱為法麥之靈魂者）曰。彼名勃脫門。是蘇格蘭場書記。是我們的朋友。你出博物院時。彼適從外間進來。我說不錯。我尚約略記得。彼又曰。我們三人商量。何不如如此。如此戲弄你一番。你趁勃里頓火車。我們已先在彼處候你。我進車時。從你身邊插過。就將四十八張紙牌。放入你衣袋。後來哀美脫其又從你身邊插過。又將四張紙牌。放入你另一的衣袋。到了同賭的時候。我們故意讓你。次次都贏。我兩人均略通幻術。彼則又通催眠術。隨問勃脫門曰。你扮法麥靈魂。是什麼手段。勃脫門一一述之。三人皆笑不可仰。

稍停。我又言曰。你們此番戲弄我。實出我意料之外。但是你們於素不相識之人。弄此元虛。未免有傷道德。鮑雀而曰。我同你向來認識的。隨即向我拉手。我將手縮回身後。曰。你認得我。我不認得你。鮑雀而曰。你不認得我。何以上火車後。你招呼我。承認我為朋友。你真不認識我。及哀美脫其。麼。請你細細的看一看。我注視良久。恍然大悟。原來自稱為哀美脫其者。就是我友。……自稱為鮑雀而者。就是我友。……唉。不必多說了。

我又曰。以外之事。都可不講。但是我今日所贏的錢。你們說我拐騙。向我索還。現在既經你們說明。應該仍舊還我。二人曰。朋友們遊戲遊戲。算不得數的。我曰。你們不

還。則是你們終久該我六十磅。我要捐入地方公益。作為你們遊戲中的一個記念。鮑雀而出革囊。一面點金磅。一面自語曰。一遊戲的事。要費偌大金錢。哀美脫其亦曰。錢已還你。你可快樂矣。其時火車已到勃里頓。我收拾紙牌金磅行杖。一點首曰。我有事。我先回。讓你們再預備點金磅。做第二次的遊戲好麼。

(完)





犬趣

申朔

余於此時。首告讀者。余下述狡獪之趣事。余蓋此次道出某國。得之某影片劇場中者。余信此片確係新製。或尚未流傳吾國。故樂述之。以博讀者一粲。片為某城一街。輪奐壯麗。比鄰皆王侯邸第。倘以小康之家。廁於其中。則立可蕩產。蓋華侈相尚。非至富者不能居也。街之東偏有巨室。室主人未知為誰。以意度之。殆某爵也。某爵有女郎。年可十七八。明眸俊眼。秀髮瑩然。外著輕質絲衫。映見內衣為緋紅色。一雙粉白椽鞵。自其淡黃衫裙下。交互緊貼。甫窺半面。已訝其娟好。及覩全身。誠足亂人意緒。時在盛夏。室中電扇習習動。瓶上花枝搖搖欲活。女郎坐一圓椅上。以口向心。喃喃自語。揣其芳臆中。必重有思者。少頃。離座起。於衣笥中出吾國舊式女禮服兩襲。逐一披掛。自他國人視之。不過笑其服裝奇詭。而一入余眼。愈覺端莊流麗。幾疑為前清某某夫人也。

移時。女郎更服如前。自語自笑。甫就座。有狗自外入。滿身雪白。兩耳黧黑。且身材短小。當為法國南境所產。讀者識之。此段趣事。倘狗非黑其耳。白其身者。則不能得有冰人之資格。狗入時。依依向女郎作態。女郎俯其首。伸其手。招之上座。狗搖首。女郎